吳興叢書

泌園集

六

泌園集卷二十五

明烏程董　份著

圓通神異集序

圓通神異集者諸學士大夫爲劉左伯序大士之神通而作也佛教以虛無爲本而大士獨顯神通蓋虛無之極而神通現焉其事固奇其理則一也然自佛入中國而九州內外四海遠近無不知有大士者矣而奉之者或靈或否有求者或應或不應何哉譬之地道資生水性溥潤而江皐之種則繁墝埆之植多萎地非不生水非不潤也物之質殊其所受者異也故大士雖多妙應而實重善因左伯公家在靈壁靈壁人稱劉善族自先

大公世有陰德其所從來久矣而先公益勵之母夫人益培之劉氏善固有以也初太公仕潭州得木異焉命匠雕大士嚴奉堂中會先公嘗攜左伯寢堂側鼾火發不知也適堂下繫馬踶頓鳴驟怪之亟起因滅火而馬故寂然從火光中隱隱見大士一堂皆驚母夫人旦夕奉益謹及母夫人偶下堂蹶盭不屈伸在牀蓐者閱九月左伯憂悴亟欲棄其官侍母歸而母夜忽夢藍衣嫗慰撫之曰甚苦吾習治此因取花名鳳仙者投爲糜雜他諸藥傅膝俞繵跗臑循其股踝綢繆之已忽不見遽寤而恍然憶其大士也霍然汗出灑然病已厥明左伯方趨問疾而母夫人已先起坐步履如平時大駭詢

故則大喜出意外而諸學士大夫識左伯者聞之亦駭且喜相與爲文辭紀其事成帙焉予聞母夫人性清淨所居焚香潔掃端坐誦經卻綺繢薄肥甘服疏茹啖澹如也自左伯爲令至藩臬數奉母而母聞鞭朴呼譽聲輒顰蹙聞民疾苦如刺數稱如保赤子諭左伯以崇惻怛務寬大憯然有味乎其言而左伯素勵志操秉精白卓然爲天下稱首其政提衡持紀令不繁而事自治上下安之母夫人清淨之遺也數亭疑獄出冤繫解苛釋嬈與民更始所至誦焉母夫人慈悲之訓也佛以清淨爲宗慈悲爲主劉氏稱世善母夫人善與佛教合誠奉大士復殷其福之固宜夫福善禍淫天之道而古帝王

治世之經也自王政既遠天道靡常有善而未必福不善而獲免者焉民是以有倖心而善日以微不善日以恣故佛因而警怵之而大士于教尤顯其靈光感應窈冥恍惚不可得而原也使民致其不測以爲在彼乎在此乎故有百千萬億身之說說雖甚神而其欲勉人爲善以怵其倖心則大士固深遠矣曷不觀劉氏世善母夫人培之而大士顯應其明效大驗彰彰較著在人耳目不誣如此乎予恐愚者說夢妄者循迹而不知其善原也故備著之今天子睿聖接古帝王之統博舉諸善類疇咨夾輔以補王政之闕斂福錫民左伯將左右之而母夫人手足健利靡恙不已介茲景福以永壽康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恩益隆則佛力彌顯其善徵可勝量哉

浙江鄉試錄序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鄉試巡按御史某先期宏闢試院使執事有所諸士得展其意焉匡飭中外約束有紀實監臨之巡鹽御史某清戎御史某咸篤文教惕志而圖事乃聘某及某爲考試官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進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拔其雅醇者錄其氏名與文而某序而告諸士曰竊惟浙自昔吳越之地列在南裔賓于中國嘗讀詩書之際秦起西戎邶鄘曹檜或微或滅而猶得以歌謠誓辭爲詩人所采史臣所述孔子取而繫之國風續之典謨以垂後

世而吳越獨無以自見自先王盛時名世之佐賢聖相望皆在中土以北而吳越之地未聞土有顯其間者豈其居在僻遠其聲教有未純耶然吳實泰伯之後有季札之遺越之先出自夏禹封于會稽以守禹祀而會稽則禹所親巡南方而會諸侯之處也聖王之所過化遐想其執玉鳴珮之盛至今有光烈焉而地經所載禹之南巡實得圖書告成功于上帝而秘之會稽之山意其精靈之所蘊伏必有與河洛同符以開人文之兆者而昔未之見豈其發固有時與夫畫大江以爲國鎮以名山表以巨海歷數千載以抵于茲其氣之鬱積盤薄必有所種而出者時則有然矣某嘗聞之山川者因天地

之氣而受靈者也帝王者宰天地之氣而運之者也故興王所在而佐命之臣往往出焉此其氣之所感其理不可易也歷觀古昔帝王其生皆在中土以北則其臣之名世者宜多在北已至我高皇肇興鳳陽而我皇上誕毓郢邸其時天地之氣實發大江之南而南之山川百神亦皆孕奇蓄粹相感而效能固自其理漸爲最近號稱首藩而山川之雄奇粹和獨有甚焉土之感而出者當何如哉故高皇之運籌帷幄則拓蒼劉基進黼黻治化則金華宋濂用所以廓清四海潤飾一代之制作元勳爛焉爲開國之冠而陶安王禕章溢之徒相繼而起不可勝數逮我皇上纂統惟二三輔弼實贊大業士

家絃而戶誦奏對天子之廷者歲以益多天下莫比蓋
浙之人文彬彬甚盛矣夫春陽至者潛蟄作水澤動者
萌華沃言其氣之感也大明當天而景星列神龍奮翼
而蒸雲興言其感之從也人徒見吳越數千載以來數
經聖王而士靡顯者詩書無可採述而今得人之盛甲
于天下首爲文物大邦相歎以異而不知帝王所生天
地之氣隨焉山川積其靈以有待而感其所受以發其
特盛固如此也諸士當茲盛時將進用以顯而其文又
得爲執事者所採錄固信美以某聞先王之佐皆洗心
滌德不受世之埃垢曠然與日月爭明而詩書之指天
道浹人事備貫心性之原施之淸廟明堂藏之金匱石

室煥天地而炳古今此其爲盛也今諸士將顯已其思所以比于先王之佐乎其文見錄已其實能當於詩書之指乎必如是而後可以議吳越之無人而稱今日之盛固執事者所深願也諸士勉之某又聞先王之時其臣皆極天下之選而其傳於今者可僅指而舉也豈非王佐之難而姓名之傳不易耶詩書之所採述必皆知言之人而孔子有刪有取明其不能全也豈非言之難爲而採述者之不易耶諸士知其所必傳而能信其言之必取于後世則執事者之所採錄亦得因附以自見矣諸士勉之某乏執事之末故本其山川慶其逢帝王今日之運慨歎其昔而相勉以成其盛焉是役也某某

以入賀行某某以上績皆嘗與勞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上御極之四年浙江再當舉試試既竣錄其文與氏以獻某忝執事之末乃敘其後簡曰嗟乎美哉夫浙古之會稽夏禹親巡南方大會天下諸侯之處也當是時會而朝者萬國遐想其車轍馬跡所至玉帛所陳聲教所班布巍巍乎至今有遺烈焉而地經言禹南巡當地平天成之後實得圖書告成功于上帝而秘之會稽之山此其精靈所藏有與河洛同符以開人文之兆者猗與盛矣而錢塘宋都也宋建國最淳以理學飾治諸儒彬彬而起有鄒魯風迄南遷不衰意者人文其將啟乎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宋偏安未足當此明興實纘禹蹟自高皇龍飛一統其運籌帷幄則劉基爲元功表其黼黻制度則宋濂爲詞林宗是爲名世之臣佐命之首至革除則方孝孺捐軀盡忠以伸大義及土木則于謙戡亂反正以建大勳而宸濠稱兵海內弗靖入則孫燧折其叛逆而君臣之分明出則王守仁覆其師徒而國家之勢定自我明履運二百年以來而開創基業弘濟艱難其最著者皆浙產也而章溢王禕章懋之徒不可勝數皆能以道自任作士楷模而守仁尤能得斯道不傳之旨使天下有所師法夫浙之淵源所從來遠矣某既美斯地而幸執茲役遂裒諸士之文而讀之見其藻而雅華而不靡則曰斯

浙之秀麗粹醇之氣之所鍾也取之見其博洽條貫涵蓄指歸湛而不淆通而不滯則曰斯浙之江深海泓澤流長永之所發也取之見其高自振拔卓有負荷抑而不撓抗而不回則曰斯浙之岳峙山立林壑盤鬱之所出也取之某蓋作而歎曰美哉信浙之多才乎哉其有諸先臣之梗槩者哉因用以自慶而又懼曰夫言之非難知言爲難知言非難知而得其實者爲難士當平居孰不希聖賢稱堯禹尊王而賤霸後利而先仁扼腕而談發憤慷慨自以功業不足樹節行可常保而及其臨政授事寬則弛慢急則背馳夐然轉瞬異矣故玉表而石中則賈者目眩彪文而麋質則獵夫神驚言僞之亂

眞也素絲以染而化君子所悲剛金以鍊而柔詩人所
惻言欲之惑志也夫以易亂之眞而有可惑之欲守以
時奪遇以境殊其能允蹈其言不媿其始者幾希故曰
馬不必腰裹貴其服銜士不必才辨貴其知道使上而
知道德之本究性命之原施之文辭則爲卓者效之世
用則爲達人贊之治安則爲良臣批之患難則爲節士
惟其所措無所不宜譬之渾儀雖旋而其極不動門戶
雖闢而其樞不移此得道之驗也浙士于道其淵源既
遠庶幾可免于懼乎且浙自夏禹數千載間暨于有宋
而地氣尙鬱人文尙未盡宣迨高皇肇其端列聖繼其
軌而後才賢輩出與古有光至今上方弘聽覽之途廣

咨諏之路樂育不倦採納有加是以鬱于曩而發于今鍾于彼而宣于此有必然者蓋軼三代之綦隆攬百王之曠絶誠數千載之奇逢也諸士崇體道之心採文明之運方將與前哲相爲後先以彰當世之盛某又何懼之有是役也御史某殫思秉公夙夜砥礪相戒期得士以報兹既已竣將進諸士而諗之故某竊相歎美而深致勸勉以副思報之意云

雲巢餘樂序

始吾郡侯順齋公嘗築讀書之室名曰玉鶴雲巢蓋取其潔白粹純軼埃壒而躋霄漢之義也已而侯舉進士持法吾郡嘗奉其親警齋公至郡中一幸臨之而公不

樂居官廨輒去遂遣人增葺其室益蒔名花雜卉多松
楠之材竹箭之美若有雲氣盤旋蓊蔚其間公歸而與
客宴遊樂也侯顧以勉承其親出而仕宦不能身奉公
遊意介介未嘗不在雲巢也而侯素大度中常豁如有
薄世故而輕爵祿之心徒以親命既嚴其志未遂乃繪
圖縣之左右曰雲巢餘樂以寓思親且不忘隱居也間
嘗以圖視予徵言爲序予惟古之君子委質于朝逢時
際會內則掌握三事參贊九重坐廟堂司鼎鉉外則經
營四方率領羣服擁麾旄乂土宇德澤流于當世功名
垂于後來上下懽忻天地和洽此仕宦之樂也若夫時
不我知世不我用則退而偃伏處而深栖窮海之涯極

山之麓因流制宅傍巖爲林草莽與居魚鳥是適屏迹
既遠置身益安心慮無營形體絶累塵寰不涉宇宙若
寬彈琴以咏先王之風嘯歌以明靜者之趣此隱居之
樂也然仕宦有纓緌之勞耽丘壑者所不欲也隱居有
山川之癖志國家者所弗爲也蓋二者之不得兼久矣
是以稷契匡輔唐虞由光避居箕潁彼固各有所好也
今侯方仕宦以稷契爲期而有公隱居與由光何異世
之所不能兼者侯獨具之豈非天下之至樂哉侯有廓
達之才而持之以愼有嚴毅之守而用之以和有剖決
之明而行之以恕至其表裏瑩徹冰玉無瑕曩其所謂
潔白粹純者非斯名稱情者與而予聞公素篤行義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